

怒潮澎湃話黃埔

陳祖康

青燈夜語憶前塵之三

怒潮澎湃，黨旗飛舞，這是革命的黃埔！主義須貫徹，紀律莫放鬆，預備做奮鬥的先鋒！打條血路，引導被壓迫的民眾！攜着手，向前行，路不遙，莫要驚！親愛精誠，繼續永守。發揚吾校精神，發揚吾校精神！

黃埔軍校校歌：陳祖康撰

中華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一月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間，國父孫中山先生以大元帥名義於二十四日委任 蔣公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，指定距離廣州約四十華里之黃埔島為陸軍軍官校校址，蔣公乃設籌備處於廣州南堤，積極展開籌備工作。全國各地青年聞風來歸，第一期共錄取新生四百九十九人。五月三日國父特任 蔣公為校長，五月五日第一期新生報到入校受訓，六月六日舉行正式開學典禮。國父親臨主持，將校印捧交 蔣校長，委以建軍之重任。特別以「革命軍的基礎在深厚的學問」為題，對全體學生致訓詞，核定校訓為「親愛精誠」，奠定國民革命軍的堅實基礎。是年秋，我在法國烏靈大學，獲得理科碩士

的學位。十四年夏，畢業於法國西方工學院，承院長聘為工學院助理教授。剛好那時國內的國民革命正如如火如荼地展開，先我回國的同學熊雄（披素）在黃埔軍校主持政治部，函電交馳，要我返國參加革命。我自己也為了革命志向所鞭策，乃決心辭去西方工學院的助教，於民國十五年春離法言旋。

返國後，先回原籍，省視了闊別多年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們，歡聚為時半年許。入秋後由閩赴滬。過滬時，中法工學院曾徵求我留滬任教，奈我心切革命，遂婉言辭謝。旋即乘輪南下，到達廣州之日，恰逢中秋佳節，踏月長堤，有如重逢故友！緣因民國八年出國時，從廣州首途前，曾在該地留連了一個多月之久。

翌日，熊披素來旅館晤面，談到我的工作問題。我告以：「我學的是理工科，應該安排在這方面工作。」但熊同學却說了以下一段話：「我們目前，主要的是要革命成功，暫不能兼顧到技術方面。革命領袖蔣公手創的黃埔軍校，是革命的策源地，必須予以鞏固、發揚。現在校方已經內定，聘你擔任軍校的政治教官」。我當時也無

可無不可的。隨即由熊披素偕往東山訪晤黃埔軍校代教育長方鼎英。（教育長何應欽任第一軍軍長，奉命率師北伐）。見面後，洽談數語，方鼎英即下手令交由熊披素辦理委任。于是，擔任政治教官就成了定局。

幾位政治教官素描

當時，黃埔軍校對政治教官特別優待，政治教官的地位頗為崇高。因為，有不少黨國高級人員亦兼任政治教官，所以，政治教官不受任何軍事方面的拘束，可以不穿軍服，可以不到餐廳吃飯，出入自由，住校與否亦聽便。我隻身他鄉，祇好搬進軍校的海關樓居住。同事湯澄波和我共住一房。其家屬住於廣州。有時回家過宿，那我就獨住一房了。民國五十年我到香港時，湯澄波和我曾朝夕過從，談及往事，始知當年同事現尚苟存人世者也祇有我們兩個，舊時時艱緬懷夙昔，真不知涕泗之何從！在其九龍馬料水湯宅話舊時，我曾吟一絕如下：

「未熟黃梁仍幻夢，天涯沒後又相逢！當年意氣今何似？夜雨空山對老松！」



。影合表代黨廖及長校蔣 與父國 禮典學開校官軍陸埔黃日六十月六年三十國民

湯在抗戰期中，運用其與汪逆精衛的私人關係，曾奉准命他滲透偽府任教育部次長，潛在工作多年，對國家頗有貢獻。勝利後，政府曾明令取消其通緝，并予褒揚。在港每相對晤，輒有英雄遲暮之感！

當時住校的政教教官有一個安徽人吳企雲，因其對廣州既不熟識，又無親友，與我朝夕相處，最為莫逆。是時，校長蔣公已率師北伐。留校的僅有一部份四期同學，另大部份的學生都已參加前方作戰，故授課時間甚少。每日課餘，我便和吳企雲在黃埔附近隨意踴躍。最主要的是找小館子吃喝。為什麼呢？

因為參加餐廳吃大伙，要穿軍服，背皮帶。我第一次去就感覺彆扭。所以後來便不敢在餐廳吃過第二次飯。吳企雲亦有同感。因此，我們二人結伴吃飯成為每日必做的一件事。不久，我們在黃埔附近的長洲，找到一個潘姓廚子。他自稱曾是兩廣總督的廚子。他所做的一鷄三味，不僅別有風味，而且從殺雞到吃鷄，從不超過十五分鐘，代價不超過一塊錢。找到潘廚子以後，我們的吃飯問題，也就等於解決了。

另一個與我比較有接觸的住校政教教官是廖華平，四川內江人，為人和易可親，却沉默寡言，而其清風亮節，則世無其匹。我自離開黃埔，一直到抗戰勝利後，始與他在上海相逢。得悉其在抗戰期中，均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工作。他初抵上海時，穿了一件西北的老羊皮外套。握手敘舊，恍如隔世。我以老友身份，替他做了兩件中山裝。蒙他接受，但聲明不接受質料好的。到民國三十八年，撤退來台時，他還是穿那兩件破爛不堪的中山裝。來台後，他住在觀音山上的戴公祠，整理過去的資料和研究佛理。每到台北，必至我住處晤談。他在台逝世時，我曾悼以一絕云：「縱然踪跡隔隔天，亮節清風尚凜然！屈指故交慚後死，兩行清淚落胸前！」

三件有趣的往事

政治教官的工作，是授課。我在授課的過程中，曾發生了三件意想不到的趣事，迄今猶深印腦際：

第一：當第一次上課時，我穿了軍服，右手

夾了皮包。一進課堂，值日學生一聲「立正」，已使我嚇了一跳；一上講台，又一聲「敬禮」更使我不知所措，竟以左手舉上帽沿作答，惹得課堂內學生大笑，而應聚在課堂外的學生也加以附和，因我當時只有二十二歲，個子又小，許多不屬於聽課的其他各隊學生，也都以驚奇的眼光在課堂外瞻望。回憶當時的情景，至今猶自覺好笑！

第二：那是五期學生入學以後，我正在講課時，教授部主任吳思豫到課堂裏巡視，照例應由授課教官叫學生起立敬禮。但我對這一套根本不懂，吳大感驚異，他看看我，我也看看他，他就走了。過後，吳在教務會議上提議「政治教官應受軍事訓練」。吳企雲告訴我這個事情的內幕。我年輕氣盛，即向熊披素表示，若要我受軍事訓練，我只有捲起舖蓋走路了。事實上，當時的情形，有許多黨國要人兼任政治教官，吳思豫的提議根本行不通。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第三：由于無軍事常識，有一次差一點要鬧出禍來。某晚，我偕吳企雲到長洲潘廚子處去吃

大鷄三味。兩人多喝了一點酒，延至十時左右，始步行返校。快要到達學校時站崗的哨兵一聲「口令！」我們不懂什麼是「口令」，無從置答，哨兵却向天開槍，我情急之下，只好叫「政治教官」。哨兵前來驗看後，始獲通過。

五期開學以後，校中頓時熱鬧起來。政治部增聘政治教官多人，有施存統、蕭楚女、韓麟符等，其中蕭楚女的尊容，既黑又麻，背又有一點駝。我問他何故以「楚女」為名？他笑答：「不過想破世俗之見而已，人家把我的名字同人對照起來，也總有點驚奇吧！」充分地表現了他思想的偏激。可是，他和我倒有一共同點：都是抽煙大王。他每天手不停揮地寫文章，編講義之外，還替好幾家的報紙雜誌寫稿，一到夜深紙煙抽完了，就來敲我屋門索取。有時，我外出未返，他也能撬開我房門自己照拿不誤，其實他那時候已患了嚴重的肺病。我怕和他接觸，不得不採取一種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。

當時在廣州，濃厚的革命氣氛，支配了每



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何應欽將軍。

個人的生活。尤其是在黃埔軍校內，表現更為徹底。學生與教官間，完全無隔膜地打成一片

。五期有一個學生許忠五，湖北人，他父親在福建安溪縣任縣長時，恰值陳嘉庚創辦集美學校。他就在該校肄業。因曉得我為閩人，自動與我接近。此人絕頂聰勇，但不喜讀書，活動力則甚強。所有學生課外活動，都少不了他，每逢舉行晚會，都由他接送，當時廣州的紅歌女紫羅蘭來校表演，當他阮囊羞澀時，便向我挪借，我每月的薪水，大概他用了一半，我的錢放在抽屜裏，如果少了，用不着問就是他拿去的。由此可見當時革命精神的陶冶中，所表現出師生間的親愛精誠的一斑。可惜的是：許忠五的聰明，有時不用在正路，所以他一生也並沒有什麼大作為。我到黃埔後，在校授課以外，就從事聯絡福建及台灣的革命同志。因而在文明路另租了一幢二層樓屋，作為招待之用，我不返校的時候，便住在那裏。人多時，大家便都睡地板。有一個晚上，許忠五與我共有七個人，睡在地板上。睡至深夜的夢中，許忠五忽然大叫「老風咬屁股」，聲驚四鄰，且招來警察的干涉。實則許忠五的褲子，沾有食物的汁水，惹來老風吸吮，他明知而故意狂呼，毋寧太惡作劇？離開黃埔後，我與許忠五一直沒有見面，僅知其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工作而已。卅八年撤退來台後，亦曾一度重逢。然而許忠五已流入幫會，先後開設茶館謀生。旋於四十九年病逝。沒沒無聞結束了他的一生。

撰寫黃埔校歌經過

國民革命軍奠定了武漢後，捷報頻傳，後方廣州的革命同志在萬眾歡騰中更加興奮而努力，

尤以黃埔軍校的員生全體動員積極展開宣傳工作，不僅對校內發生了作用，而對前方，對社會全面，也負起了大部份的責任。當時，在政治部的藝術系梁鼎銘兄弟兩人，在這方面，也發揮了無窮的潛力，這是特別值得一提的。當時軍校還沒有校歌。有一天，熊披素說：「到現在，五期已開學了，學校萬事俱備，惟校歌尙付缺如，似乎有些說不過去。政治部方面大家都認為你對詩歌獨具專長，要你撰寫一篇校歌的歌詞，請你立即動筆。」我被這一頂高帽子罩在頭上，無從推辭。即請音樂教官林慶梧，（福州人）前來商談了一個調格的輪廓。我便寫了一首歌詞原文如下：「怒潮澎湃，黨旗飛舞，這是革命的黃埔！主義須貫徹，紀律莫放鬆，預備做奮鬥的先鋒！打條血路，引導被壓迫的民衆！攜着手，向前行，路不遙，莫要驚！親愛精誠，繼續永守。發揚吾校精神，發揚吾校精神！」歌詞撰妥後便交給音樂



黃埔軍校代理教育長方鼎英將軍。

教官林慶梧去製譜；不久我離粵赴閩，參加「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」的工作。對於校歌是否被採用，還諱莫如深，到了十六年春，有學生自黃埔來說：「黃埔軍校已有了校歌。」同時，他把校歌的原文唱了起來，我才知道那首歌詞被採用。我在年輕的時候，確有不少寫作，但寫了就算，既不留稿，也未從報紙雜誌上剪存。而這一首校歌，却到了今天還由不少人來唱。倒引起了我的心頭時時回憶黃埔。我自己正在想！在這校歌的字裏行間，無疑是代表了一部份黃埔精神！而北伐成功，抗戰成功，亦無可否認的是由這個黃埔精神發揮出來的輝煌成果。我相信，黃埔精神必能更邁進發揚光大繼續達成反攻復國的神聖任務，而澈底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！

共首對大鼻子反感

此外，在黃埔陸軍官校服務期間，還有一些小插曲尙值得一提。

（一）我在廣州期間和共方人物頗有往還。當時共匪在廣州的最高機構為兩廣區委員會，書記即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。我在法國聖梅桑中學讀書時，與陳延年及其弟喬年同住過一個時期。因而到廣州後，私人常有來往。共匪兩廣區委員會設於廣州文明路七十二號。有一天，我在七十二號與陳延年等閒談，談到第三國際祇准許中共人員參加軍隊中的政工，而不能有武裝。陳延年認為這很危險！人家一旦不要，就須滾蛋。可是上命不可違，那又有什麼辦法呢？正談論間，毛

澤東匆匆自外來，故意裝着很沉靜的態度說：「祇好聽大鼻子的。（指俄人）」

（二）國民革命軍準備進入福建以前。有一天，

周恩來約我到他的文明路的寓所，我到達時，已有周恩來，鮑羅廷，另一福建人陳劍垣等在座，周妻鄧穎超也在旁織毛衣。就座後，周提出：「國民革命軍即將向福建進展，我們要培植一個福建軍人，請大家來商量。」陳劍垣拿出一張福建民軍名單，同時提出，「福建現有三個人可能統率這些民軍，那便是宋淵源，張貞，許卓然。」我因少小離家鄉，對福建人一無所知。周恩來却堅持要我發表意見。我就問周，此三人中，誰為正式軍人？周答：「張貞是保定學生，現任團長。」我說，那就應該培植張貞。周恩來即將我的話譯告鮑羅廷，鮑羅廷點頭稱是。之後，張貞被任為獨立第四師師長，編入東路軍，出發福建。由以上的兩事，說明了第三國際對當時中國

國民革命的一大陰謀，就是藉中國國民黨容共的掩護，從事其滲透和腐蝕的工作，尤其是在軍事方面，表面上不直接參加國軍，事實上則藉軍中政治工作控制軍人的思想，原則培養同路人充任軍官，預定中國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，共匪便可以一轉手間，接收了中國的政權。這一個陰謀，當初第三國際可能沒有很明白地告知共匪，因為俄共奴役世界的一貫作風，祇要奴才奉行命令，不須說明理由，以致共匪的高級幹部，骨子裏存有反感，此種反感常於無意中洩露出來。匪俄的關係演變到今天兇終隙末的地步，那不是偶然的！